

另类创收

□刘兵

老爸退休后,除了帮老妈做点家务活外,整天闲得发慌,只好到公园里找老友下下棋、聊聊天打发时光。

时间一久,老爸觉得老妈每天只给他20元零花钱根本不够,就开始在家里发牢骚。老妈听后,义正辞严地跟他讲起了道理:“你一不抽烟,二不喝酒,打牌也不打大的,咋不够呀?要请客或想旅游,可以向我申请,如果理由合理,我会特批的。”这番话把老爸给噎住了。老妈继续数落道:“吃、住、玩我全包了,看病有医保卡,如果觉得钱不够花,想办法去挣呀!”

可是咋挣呢?老爸干了一辈子行政工作,除了有一张嘴皮子外,还真没啥特殊技能。老爸在客厅转着圈子,看着刚取回的报纸,上面一则《快递包装去哪儿》的新闻让老爸心里猛然一动。见阳台上和储存室里堆积的大大小小的包装箱,他一拍大腿,说:“对,在家里也可以搞创收呀。”

我们家除了老爸,其他人都是网购狂。先是我媳妇带头,一年四季趴在网上买买买,以前是买衣服、饰品、化妆品,生完孩子后,网购的品种更多了,整箱的外国奶粉,还有婴儿车、各种益智玩具,这些快递大都用特大号的包装箱发运。这些年,在媳妇的启迪和悉心指导下,老妈也爱上了网购,米呀面呀卫生纸呀,还有洗涤用品等,手指一点,就有人送上门。收货时,老妈喜气洋洋,满是幸福感,拆开的包装箱往旮旯处一扔了事。虽然我的网购频率不高,但邮寄到家的小家

电、个人清洁用品和换季衣服也不少,有时还顺带买把剃须刀和一些特色小吃等安抚老爸,所以,老爸收我的快递包裹最积极。由于老妈是重要参与者之一,所以她对网购行为既不提倡也不打压,导致我家的包装箱越来越多。以前这些废品是咋处理的,老爸没关注过,只记得隔段时间老妈会让快递员顺道带些走,不收钱。

说干就干,老爸把一大堆包装箱小心翼翼地拆开,分门别类地捆好,还把旧报刊、空塑料瓶、空油壶和酱油瓶踩扁,最后装了满满两大袋子。

做完这一切,老妈刚好从外面跳完扇子舞回来。见到清理好的废品和打扫一新的阳台及储存室,老妈欣慰地笑了,她对老爸说:“你做了件大好事!算你为家庭建设作的贡献吧,既锻炼了身体,又解除了大家网购的后顾之忧。老头子,望你再接再厉,坚持下去,其收入全部由你掌控。”

当天,老爸楼上楼下搬了好几趟废品,出了一身的汗,收入100多元,顿觉钱包里“暖和”多了,心里满是憧憬,还鼓励我们只管在网上多买,由他来打扫“战场”。如此操作了半年,老爸再也没有嚷嚷着零花钱不够花了。他和老妈从此也相安无事,家庭成员皆大欢喜。



上辈子的“情人”

□桂孝树

都说女儿是妈妈的贴心小棉袄,其实,女儿更像父亲上辈子的小“情人”。

每一位父亲都非常疼爱、呵护自己的女儿,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她。但是,女儿长大之后,父亲却要依依不舍地目送她离开,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。哪怕自己已是白发苍苍,却依然守望着女儿,用尽一生,无怨无悔。

每一个做女儿的从来到人世这一天起,就拥有了父亲全部的爱。哪怕已嫁做人妇,一回到娘家,依然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在父亲面前展现自己任性的一面。

作为一位父亲,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女儿对我的依恋和热爱。女儿小时候总要我抱着才肯入睡,弄得她妈妈老是说白生了女儿。我每次从外面回到家里,女儿总是提着我的鞋子狂奔过来让我换鞋。看着女儿骑在我的肩上,嘴里高喊着“驾、驾”,她妈妈就在一边笑着说:“就你爷俩疯得不像话。”有时候,她

妈妈假装用手把我打“哭”,女儿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说:“爸爸不哭!你哭了,我也要哭!”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,弄得她妈妈和我一起大笑起来。于是乎,女儿便一个劲地用小拳头擂我,说我坏,喜欢骗人。

女儿逐渐长大,变得越来越懂事了。记得去年情人节时,她妈妈在外面打工没有回来,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很寂寞。这时候,女儿走过来对我说:“爸,我陪你一起逛街吧。”那晚,女儿牵着我的手走在灯光璀璨的大街上,边走边给我讲她在学校的趣事。看着女儿在一旁夸张地表演着,不由得想起了女儿小时候的样子——她总是乖巧地躺在我怀里,听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女儿现在真的长大了,不再像以前那样调皮了,成了众人眼中的乖乖女。

有一次我发烧,躺在床上起不来,她妈妈又不在家,女儿就早早地起了床,自己动手做饭。饭做好后,女儿端到床前让我吃下,还像她妈妈一样把滑落床边的被子重新给我盖好,又把热水瓶端到我跟前,叮嘱我好好休息、多喝水,然后她才去上学。

默默地享受着女儿温暖的呵护,我的双眼变得模糊起来。小时候没少给女儿把屎端尿,女儿长大了,也为我端茶倒水,捶肩捶背。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,女儿就是父亲上辈子的“情人”。

父亲的肩膀

□陈来峰

想起父亲,首先想到的是他那宽厚的肩膀,似一座大山,结实而挺拔。

儿时过元宵节,大家都涌到街上看演出,有秧歌、旱船、高跷。那时的我永远是父亲肩膀上的看客,我那胖乎乎的小屁股结结实实地坐在那宽厚的肩膀上,一坐就是一晌。除了在街边吃点东西外,时常逛到天黑才罢休。

童年的记忆里,父亲的肩膀如一座大山,能扛得起千斤重担,家里家外的活计,父亲从来没有皱过眉。麦收时节,那一袋袋金黄的麦子在父亲肩头就像轻飘的玩具。父亲时常满头大汗地一路哼着小曲往家扛,我和母亲一旦想去帮忙,父亲就会呵斥道:“去去去!你们一边去,就这点活还用得上你们啊!”我看着他忙碌的样子,想去帮忙的时候,肩膀红红的父亲总会说:“有时间看书去!这不是你干的活。”

终于,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,在那个炎热的夏天,我考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。父亲欣喜若狂地满大街跑,向村民们炫耀着……但是我

知道,从此父亲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。那昂贵的学费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,奶奶还卧病在床,新房也刚刚建起来……

那年9月,我还是踏进了大学的校门。父亲用肩扛着我的铺盖,一路像个欢快的孩子,而我心里明白,父亲跑了几天几夜才借够了我的学费。

望着前边行走的父亲,我猛然发现他的背有点微微的弯……是啊,不知不觉间,父亲也慢慢地变老了。

那年寒假,当我喜出望外地回到家,才得知父亲的肩膀被砸伤了。看着一向刚毅的父亲躺在床上疼痛难忍的样子,我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涌。原来,自从我上大学后,为了还债,为了我下一年的学费,父亲除了做农活,还去建筑工地打工,没日没夜地劳作,如今竟……

看着面容憔悴的父亲,我扑到他的肩头上哭泣道:“这学我不上了……”“你敢!”我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父亲的怒吼声给淹没了。父亲的肩膀微微颤抖着,颤抖着。

现在我也身为人父,更加深切地体会到,作为一个父亲,对孩子的那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
陪爸回乡

□张燕峰

爸是一个爱热闹的人,离开乡村20年了,很少主动提及回老家。

前几天,爸对妈说:“咱们回老家看看吧,我想和二弟说说话。”当妈转述爸的话时,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,哥哥也默默地转过身去。

我们知道,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满足爸的心愿更重要的事了。爸得了病,很严重的病,看到检查结果时,我们流着眼泪哀求医生,一定要好好医治爸的病,让他老人家陪伴我们的时间长一些、再长一些……医生叹口气说道:“这么大岁数了,治疗已没有什么意义,医学的参与可能还适得其反。”

我们无比伤心地走出医院,走在大街上,眼泪汹涌,怎么擦也擦不完。街上人来人往,我们兄妹三人神情悲戚,黯然落泪。

为了完成爸的心愿,我和哥哥都专门请了假。哥给二叔买了只烧鸡,还买了两瓶好酒,我买了一些水果和蔬菜,我们很快回到了老家。

车停在了老屋门口,哥突然想起忘记带院门的钥匙了,爸只好扶着院门站着,伸着脖子向院子里张望。院子里的大树枝繁叶茂,那些树都是爸亲手栽下的,屋顶上的几棵草在风中摇摆。爸把苍老的脸颊贴在大门上,双手抚摸着门上的每一根栏杆,神情怅然。

爸坐在二叔家里,老兄弟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似乎在刻意回避着什么。不知不觉,话题转到了小叔身上。小叔去世10多年了,爷爷奶奶去世时,小叔还小,爸亦兄把小叔拉扯大,供他读书,给他盖房娶了媳妇。小叔去世时,我们怕爸

承受不了沉重的打击,一直瞒着他,直到前不久妈才告诉了爸。说起小叔,爸眼里噙满了泪水,二叔默然,叹息。良久,爸对二叔说:“去爹娘的坟头看看吧。”

虽是暮春,地里的风还是很强劲。风吹起爸的衣服,鼓鼓的。哥赶紧脱下他的夹克衫给爸披上,我给爸重新系好围巾。田野里麦苗青青,爷爷奶奶的坟头上,柏树已亭亭如盖,草也长得很高。爸跪下去,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。当看到小叔的坟时,爸慢慢挪了过去,坐下来,双手用力拍打着泥土,嘴唇哆嗦着,老泪纵横。

怕爸着凉,我和哥哥赶紧搀扶着爸起来,妈掏出手绢给爸擦泪,可很快,爸的眼泪又涌了出来。“别难过了,爸,是小叔福薄。”我试图劝慰爸,妈瞥了我一眼,我赶紧闭住嘴巴。

妈说:“四处转转吧。”哥摇下车窗,把车开得极慢。经过村口的水塘,那是爸小时候游泳的地方;村西的打麦场上长满了杂草,爸曾经在那里挥汗如雨地劳作过;村中间的磨坊门口,爸曾经在那里下棋,挫败了全乡的“棋王”;村东的老槐树下,是爸和妈第一次约会的地方……爸深情地看着窗外,目光温柔地抚摸着村里的每一寸肌肤,眼里闪烁着光芒,欢喜中又夹杂着伤感。

走到村口时,爸说:“再回去看看吧。”就这样,哥开着车转遍了村里的大街小巷。转了三圈后,爸才说:“走吧。”说完,朝着身后的村庄挥手,再挥手。

一路上,爸神情平静,闭着眼,不知是疲惫还是睡着了,只有两行清泪挂在他的脸颊上……

